
王蒙、李泽厚、张悦然、芦苇、江弱水、倪乐雄、曾园等谈巴别尔，
不熟悉巴别尔的读者会由此接近一个伟大的作家，而热爱巴别尔的读者
会重新发现一个神奇的世界。

IN LOVE

WITH

ISAAC BABEL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Isaac Babel, an older man with glasses,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right. The portrait is set against a dark background and is partially overlaid by the title text.

和巴别尔 发生爱情

王天兵 编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和巴别尔发生爱情

IN LOVE

WITH

ISAAC BABEL

王天兵 编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和巴别尔发生爱情/王天兵编著.—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8.11
ISBN 978-7-80729-208-1

I.和… II.王… III.文学评论—俄罗斯—现代—巴
别尔—人物研究 IV.K835.125.6 I51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76900号

书 名 和巴别尔发生爱情

编 著——王天兵
责任编辑——屠晓虎
出版发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出 品——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集团网址——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北京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三间房村甲六号
开 本——700×1000毫米 1/16
印 张——16.75
字 数——280千字
版 次——2008年12月第1版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80729-208-1
定 价——28元

凡印装错误可向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联系电话:010-82013152

目 录

兽与畜(代序) / 1

第一章 关于《骑兵军》与《巴别尔马背日记》

引子 / 7

我的第一篇巴别尔 / 10

革命与爱情

——与王蒙笔谈《骑兵军》 / 14

附:莎乐美、潘金莲和巴别尔的骑兵军 / 25

巴别尔与纳博科夫的“缘分”或“无缘”

——与曾园谈巴别尔 / 40

世界革命与民族主义

——与李泽厚谈《骑兵军》和《巴别尔马背日记》 / 51

打开骑兵军之谜的钥匙

——与倪乐雄谈《骑兵军》和《巴别尔马背日记》 / 60

改编《骑兵军》

——与芦苇谈《骑兵军》和《巴别尔马背日记》 / 70

生于1982

——与张悦然谈巴别尔与《骑兵军》 / 80

一个护士的故事 / 96

第二章 关于《敖德萨故事》

巴别尔文风及黑帮电影

与《敖德萨故事》及《红楼梦》之关系 / 101

王天兵、芦苇谈巴别尔、敖德萨

与电影之关系及其他 / 107

到敖德萨去找巴别尔 / 135

说不尽的巴别尔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的一场讨论会 / 152

穿越时空的心灵拥抱

——王天兵与巴别尔 / 174

第三章 关于《哥萨克的末日》

“哥萨克来啦！”

——《哥萨克的末日》成书记 / 181

1920年的世界革命与苏波战争始末 / 184

俄罗斯边塞文学

——2006年沪上读书琐记 / 194

中国需要一场新的文化启蒙运动

——《哥萨克的末日》北京发布会发言 / 198

巴别尔的新生 / 216

怎样读巴别尔

——《哥萨克的末日》深圳发布会发言纪要 / 221

“我甚至变成了巴别尔” / 247

巴别尔的中国之旅(代跋) / 255

兽与畜(代序)

王天兵

多年以前,当我还在美国大学读书时,我在寂寥无人的图书馆找到一本旧书——《骑兵军》,读着那一篇篇艰涩奇特的小说,几乎承受不了万千思绪的风暴……

短篇小说集《骑兵军》讲的是1920年的苏维埃红军中的哥萨克骑兵进攻波兰的事,它是片断的集合,但又俨然是一个全景,在丛立的群像中间,总有一个时隐时现的犹太书生,他和哥萨克骑兵并肩作战。如果把它当成一部长篇小说,这不就是那个贯穿始终的身影的变形记吗?

开篇是侵略大军泅渡兹勃鲁契河——壮烈、雄美,仿佛大地向一边倾斜,一股洪流向波兰直泻而下,随之山崩地裂,太阳也滚落地下,在银蛇般的月影下,骑兵军大戏的帷幕拉开了。我们听到的第一句声震屋宇的台词是一个大肚子的犹太女人对战争暴行的质问。文明与暴力、革命与传统搅拌着异邦的大地。那位犹太战士口头上已经是个吃火药、喝鲜血的革命者,但自己的根却在一个犹太人的杂货店

里复活了，他的心在童年之舟里“剧烈地摇晃”。还是他吗？就凭踩死一只鹅，换取了加入哥萨克的门票。他仿佛已对自己的过去再没有留恋——在犹太教堂，他义无反顾地告别了那些生活在大话、空话中，既是狂人又是骗子的犹太教士——拉比们，还有那个衰败的王子。还是他吗，这骄傲的机枪车拥有者？他放开喉咙歌唱机枪车的神出鬼没，但从战车的来历不知不觉转入历史，却以苦难的犹太人的现状结束，而自己，也是犹太人。又是他吗？因下不了手杀死身负重伤的哥萨克战友而险些被另一个哥萨克打死。接着是一个哥萨克豪情万丈、钟吼雷鸣地讲述自己从一个猪倌到将军的历程，并向人类宣告他所悟到的人生秘诀——用枪子儿崩了一个敌人，打不垮他，要尝尝活的味儿，就要活活将敌人踩死……

截断这股激流的是一块铭记了四代被屠杀的犹太人的墓碑——墓志铭仿佛给沉浸在革命烈酒中的叙述者一记冷拳——让他永远忘记不了自己的祖先是谁。

……

最后，那个王子又出现了，他抛弃家庭参加革命，但在溃逃的列车上，下身赤裸着，死在几行犹太古诗、一缕青丝和几发子弹中间，死在那个主人公的脚下，被埋葬在无名的火车站旁。大革命让那以拉比的空话填充的犹太王朝，连同其中的遗老遗少们彻底覆灭了。但是，他，看着那个王子呼出最后一口气，却已经把死者看成自己的兄弟……

一部《骑兵军》，写尽了征服者的狂放和被奴役者的高贵，但细思其味，尝到的却是家畜梦想恢复兽性的痛楚和尴尬。

在20世纪的末尾，在洋人的图书馆里，在高高的书架夹出的狭长空间里，我找到这本旧书，啃着这些硬骨头，怎能不想到我是一个中国人？怎能不想到鲁迅所说的西方人是人+兽性，而中国人是人+家畜性？自19世纪末期以至现在，一言以

蔽之，中国人不就是想变成外国人吗？

我怎能不想到近代中国所遭受的一次次灭顶之灾——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八国联军、南京大屠杀——我们一次次被强悍的蛮邦打败。而以此追溯三千年有文字的中国历史，又有多长时间是被马上的外来者统治的？尽管我们的血管里面流淌的也是多次杂交过的血，但是，汉人就是汉人，胡人就是胡人。中国的历史不就是强悍的马上部落征服柔弱的文明社会的历史吗？

而犹太书生，则更令我想起我们自己。汉人和犹太人一样，也不是一个种族，而是一种文化群落——其根源自遵奉祖先的农业文明，以为在书中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是吗？我们多么在意用文字写出的句子？我们像拉比们一样，不厌其烦地注解新经旧典，并且不惜以整个民族的代价去实验外来的书中的理论。我们注重读书、考试。巴别尔的童年故事记载的那种文明过度以至肉体饱受压抑的文化教育不得不让人想起中国人。

哥萨克马上让我想起北方的匈奴、鞑靼、蒙古人。在《二旅旅长》中，巴别尔就曾直接把毕其功于一役的旅长比喻成威风凛凛的鞑靼可汗。

曾记否？我们也是马上的雄狮！在汉人之所以为汉人的朝代，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为了寻找天马——他梦想中完美的战马——不惜发动倾国之兵远涉数千里灭了西域的强国，直达和罗马帝国交界的中亚。当年率骑兵军六击匈奴，曾直达今天的乌兰巴托，封狼居胥山的骠骑将军霍去病，死时年仅24岁。

开疆拓土、万里之外建功立业，这一定是西汉人一生下来就听到的召唤。

而20世纪,又有多少中国人惶惶如丧家之犬?

看着那些在美国长大,到中年还没摆脱自卑感的ABC^①,
看着那些染黄发,戴蓝色隐形眼镜的少男少女——这些做着
白人梦的人们,还是不要叫醒他们吧。

他们醒来之后,会有多少痛楚和尴尬。

2004年10月4日于美国

① ABC, America Born Chinese, 美国出生的华人的缩写。

第一章

关于《骑兵军》与《巴别尔马背日记》

引子

1920年5月,苏维埃红军发动对协约国第三次武装干涉的大反攻,列宁意欲通过进逼华沙导致德国工人起来暴动,进而引发世界革命的高潮——苏波战争爆发了。

当时,苏维埃红军从两个方向进攻波兰:从白俄罗斯的明斯克方向进攻的是在27岁的图哈切夫斯基指挥下的西方面军,一路势如破竹,至7月底已进抵华沙城下。从基辅方向进攻的是由叶戈罗夫指挥的西南方面军,其先锋是由布琼尼统帅的第一骑兵军,共有哥萨克16700多名。他们在1918年至1920年的内战中,曾击溃了与之交战的所有白军。苏波战争爆发后,他们从内战前线转战千里,一举攻克乌克兰首府基辅,然后顺势突入波兰300公里,如入无人之境。

26岁的伊萨克·巴别尔,化名基里尔·柳托夫,作为敖德萨俄国南方通讯社的战地记者跟随第一骑兵军攻入波兰。一路上,巴别尔的职责不只是战地记者;还包括填写战报、审讯俘虏和传达命令等。同时,他还在为将来的创作做准备。他在马背上、宿营地和马车上;在枪林弹雨、饥寒交迫和人困马乏中断断续续地

记录了沿途的所见所闻——这就是他1920年的军旅日记。

图哈切夫斯基的西方面军虽然将华沙团团围住，但他的战线并不严密。8月初，红军最高指挥部曾要求西南方面军将哥萨克骑兵军调归图哈切夫斯基指挥，填补两军团之间的薄弱环节。当时西南方面军的政委是斯大林，他和叶戈罗夫不积极执行调令，而要向南攻克利沃夫，将战火烧到罗马尼亚、匈牙利以及整个东南欧。

1920年8月16日，波兰领袖毕苏斯基亲率一支奇兵，从两支红军之间的空档切入并迂回到西方面军的背后发起突袭。于是，已成强弩之末的红军立即土崩瓦解，不出一周，就全线溃败。西南方面的哥萨克骑兵军不但未能攻克利沃夫，反而在欧洲历史上最后一次骑兵军会战中被波兰枪骑兵击败。世界革命的梦想到此破灭了。

巴别尔参与了这次骑兵会战的全过程。1923年至1924年，巴别尔根据他在这场战争中的经历创作了震撼世界的短篇小说集《骑兵军》，其中的人物和场景大都能从那本日记中找到出处，1926年出版后曾连续重版8次，1927年至1929年，又相继出版了德、法、英、西班牙语译本。海明威是它最早的读者，并赞美他比自己写得更凝练。鲁迅先生早在30年代就看过巴别尔的自传。

但自从《骑兵军》出版以后，巴别尔就受到包括军长布琼尼在内的骑兵军军官的攻击。高尔基为了捍卫巴别尔还曾和布琼尼公开辩论。《骑兵军》对战争失败的真实记录，也最终得罪了斯大林及其死党。1924年，随着斯大林上台，苏共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越来越严。进入30年代，大清洗开始了。在1934年的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巴别尔赞美了斯大林的文笔，但呼吁作家要有写“坏”作品的权利，并称自己是沉默派大师。1939年5月15日，苏联秘密警察以间谍罪逮捕了巴别尔，并搜

走了他的全部手稿。1940年1月27日凌晨,巴别尔被枪决,他的临终遗言是“我只有一个请求,那就是让我完成我最后的作品”……

斯大林在大清洗中还逐一枪毙了直接参与苏波战争的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和加米涅夫等高级将领。苏波战争的真相也渐渐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1954年,巴别尔被平反昭雪,他的作品又重见天日。但直到1990年,巴别尔的全部作品才得以出版。他1920年的随军日记也第一次全文发表。随着德、意、法、英译本的相继问世,这部日记不但被当成20世纪作家手稿的重大发现,而且也被公认是一部文学经典。

十余年来,我在研究巴别尔的过程中,结识了很多东西方的巴别尔迷,收集了大量相关资料和图片。2004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戴骢先生翻译,由我编校的插图本《骑兵军》。2005年5月,台湾远流出版社在此基础上出版了插图本《红色骑兵军》。2005年底,人文社又出版了由我编校、由徐振亚先生翻译的巴别尔1920年日记的插图本《巴别尔马背日记》。这两本书中收录了珍贵的历史图片,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图文并茂地还原哥萨克骑兵军在苏波战争中原貌的书。

本章收入的是近年来一些中国作家针对这两本书所做的相关评论及访谈。

我的第一篇巴别尔

王天兵

我所读到的第一篇巴别尔小说叫《我的第一只鹅》。那时，我已经在美国留学数年，在异国他乡，我悟到重要的东西，而我若讲出来，担心别人是既不懂，也不愿懂的。青春的高傲让我不屑做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酸状。但嬉笑如常的我却被郁闷蚕食着，渐觉心事茫茫，仿佛生了慢性病。

《我的第一只鹅》讲的是一个戴眼镜的大学生在1920年的苏波前线加入哥萨克骑兵军第一天下排的事。开门见山是萨维斯基——第六师师长，他身材高大，身上洒满香水，“像旗杆一样把小屋分割成两半儿”，一边龙飞凤舞地签署一条只许进不许退的严酷军令，一边笑着和叙述者交谈，而叙述者，他嫉妒这个哥萨克“青春的铁和花”——这个比喻突如其来，短促而灿烂，师长的笑颜如在眼前，主人公的心在字里行间一跳，对处于青春而自觉苍老的我，有隐隐地震撼。然后，萨维斯基笑话大学生的眼镜儿，质疑他怎能和战士们合得来。负责

安排这个眼镜儿住宿的宿营官，和他肩并肩走在去哥萨克驻地的路上。大概因为前途未卜，在主人公眼中，橙色的环形道路看上去莫名其妙地像木然的南瓜。宿营官突然忠告他：“去搞个娘儿们，最好是个很棒的妞儿，那样战士们就拍你肩膀了。”

这是赤裸裸的男人之间的真理。此语为什么却让我觉得回到了童年？

眼镜儿来到一处营地。这是第一次明确地用到哥萨克这个词，他们在镜头中由远及近地出现了——五个哥萨克们一边互相刮脸，一边在火上架着肉汤，准备晚餐。接着，一个哥萨克抢上前扔掉主人公的行李，赶他走。这时，一弯新月升起来了，但在饥肠辘辘、形只影单的主人公眼里，像一只廉价的耳环，让人想起烂妞儿和妓女。这里没有很棒的妞儿，只有一个戴着眼镜有白内障的房东老太婆和她的鹅。于是，主人公声色俱厉地冲老太婆要吃的。然后，他走上前，用靴子一脚踩碎了鹅头——叙述者写道：“鹅头在靴底儿碎了、流空了”——残忍处如此不动声色。眼镜儿用军刀刺入鹅身，高叫着让老太婆去把鹅煮熟。情势急转直下，我初读根本无暇顾及老太婆和主人公一样戴着眼镜这个重要细节，也忘了去关注凶杀时主人公的内心活动，它仅在开篇一闪而过。哥萨克们对此突发性行为却视而不见，谁也没看鹅一眼。然后，一个哥萨克说：“这小子还行。”

虽是平常一语，已经天翻地覆

随之，哥萨克们像相互尊重的庄户人那样优雅节制地吃饭，同时招呼眼镜儿和他们共进晚餐。这个庄严的仪式般的饭局呼之欲出，令我心动亦心静——我好像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和一群人安详地吃饭了，异乡的饭为什么总是在吵闹中吃的？主人公开始“像一个得意的犟子一样”高声给不识字的哥

萨克们念登有列宁文章的报纸。爽润的夜降临了，气氛轻松了。他已经被接纳。我迫切地想知道眼镜儿对所发生的这一切是怎么想的。可是，叙事却转而益加从容，甚至有些不慌不忙。眼光一扫，故事已经仅余数行，戏就要终场了。我有些纳闷，并替作者担心，究竟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还有时间交待清楚吗？只听主人公慢条斯理地回叙了刚才赞美列宁的哥萨克姓甚名谁。随后，战士们一起睡下，“在透进星星的木天棚下，腿压着腿相互取暖”。笔触忽然又言及画外，再次伸向宇宙空间——木然的太阳、廉价月亮退场了，仿佛在浩渺的太空，只剩清幽的星星和叙述者做伴，意境清冽彻骨。不过此时，哥萨克已经从五个变成了六个，眼镜儿已经融进了新集体。

“我做梦了，在梦中还见到了女人”，我心还暂悬天地之间，叙述却已不知不觉地迂回到主人公久未露面的内心，毫无矫揉造作地提起女人，和前文宿营官对他的忠告遥遥呼应，并遥指内心第一次骚动，那是嫉妒青春魅力十足的萨维斯基——叙述得有始有终、一丝不乱。我屏心静气，等着最后一句话，它已经扑面而来：“只有我的心，被杀生之血玷污，郁郁难安。”

这就是巴别尔的名篇《我的第一只鹅》，我在此不厌其烦地夹叙夹议地复述，仍感到稍一走神，玄机就会烟消云散。

我当时的感受让我自己也吃惊。我马上就要说出我所感到的。

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一次凶杀和它换取的一张带血的门票，主人公因之在夜深时、梦浓处，良心在战栗。但我为什么有如此这般的感受？从哪一句话开始，小说艺术的药力开始在我心上发力、见效？一句、一句，只能回溯到每一句、第一句。